

立夏

是日立夏，夏季的第一個節氣，萬物至此皆長大。草木們好似被炸開的爆米花，也似被扔進沸油的糯米糕，嘩啦一聲，又一聲，全部炸開似的綻放、泛綠，盡最大能量展示着它們對這個季節的鍾情。

這個季節，向河漢的邊緣走，能體會出荒野的景象，草叢瘋長着，野花幽開，鳥雀啾啾，不知道哪裏來的小貓出沒，往草叢和河的邊緣看，沐浴着陽光，感受着這個季節的恩典。

樹，高低錯落，與周遭的灌木叢俯仰生姿。泡桐花正開着，它們以高貴的姿勢打量着四下的草木流水，是這個時節的詩人。有寫生的學生，背着畫架，在這片野境中采風，每描摹一筆草色，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從草叢中新蘆的草色，也像欲滴的翠，蔓延到了學生們的畫布上。

臨水看芍藥，似乎有大美。芍藥花在立夏的光陰裏，彈開了花苞，汪洋恣肆的美，絢爛，妖嬈，似乎是多年前古詩詞中的「



立夏



二十四節氣 李丹崖

橋邊紅藥」穿越到了今日。提及芍藥，我最喜歡楊萬里的一首詩，他寫的是《芍藥初生》：「芍藥新移種，紅拳餐萬離。看來已可愛，未問有花無。」楊萬里寫的是芍藥含苞的樣子，花瓣禁錮在蓓蕾中，似露非露，好似一枚枚

紅色的小拳頭，揣着這個時節愛花人的眼珠，微癢，粉拳如雨的感覺。魯冰花也開了，這種平常只在瓊葩的歌中聽到的花卉。在故鄉的華佗百草園，看到大面積的魯冰花，遠遠地望去，花朵像是一座座松塔。

一入立夏，人在戶外活動的就多了。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，大多數喜歡向人少的野境處走，在僻靜處踱步，沿着河，移步換景，在長滿菖蒲的水邊，有人在畫架上練狂草，飽蘸一筆墨，在宣紙上作龍蛇舞，一筆寫枯，再蘸一筆，暢快爽勁，瀟灑自如。其實，這個時節，若臨黃庭堅的《花氣薰人帖》也不錯，花氣薰人，筆墨之中亦有花香或花姿，俏皮動人。甚至我覺得，可以邊臨邊小酌，醉意微醺，且歌且舞，在草木繁盛的野境裏，誰也不認為我們是瘋癲，在這樣大好的花草面前，一切稍稍出格都是不顯出格的。就像汪曾祺說：「一定要愛着點什麼，恰似草木對光陰的鍾情。」

▲立夏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七個節氣 資料圖片

矯形

李大夫不時跟着小姨，過來看看芒果，還給牠帶了葡萄糖的針劑，說可以補充營養，好得快。

可是，這樣一病一折騰，芒果的奶水回去了。兩隻小貓只好提前斷了母乳。外公呢，就多訂了一瓶牛奶，倒到一個小碟子裏。椰頭呢，很快就學會自己挨着碟子，叭唧叭唧地舔起來。但是湯圓太小了，還沒有學會自己舔食，只會着急地在旁邊咪咪叫。

李大夫說，我……我有辦法。

我看他，用打針的針筒，在牛奶瓶裏吸滿了，然後湊到湯圓的嘴邊，慢慢推下去。奶香吸引着湯圓，張開了嘴巴。不知是不是出於本能，牠開始用力地吸吮，就如同趴在芒果身上一樣。以後，條件反射一般。只要看見了針筒，湯圓立刻張開了嘴巴。

芒果默默地坐在近旁。牠看出了李大夫的好，便從以往戒備變為了親近。有一次，在他給湯圓喂過奶後，走過去，舔了舔他的手。

很快到了初冬。

冬至這一天，家家戶戶要「做冬」吃團圓飯。外婆對小姨說，小妹，明天叫小李大大夫來家裏吃頓飯吧。

小姨蹲在地上逗小貓玩。她聽着，頭也不抬，說，咱全家吃飯，叫他幹啥。

外婆說，讓你叫，你就叫。哪來這麼多話。小姨臉微微一紅，說，你們要是都喜歡這個結巴，我，沒意見。

外婆笑了，說，哪是我們喜歡，是咱家芒果喜歡呢。芒果，對不？

芒果聽見了，抬起頭，看着外婆，很溫柔地「喵」了一聲。

湯圓兩個月的時候，家裏人才看出了牠的異樣。按理因為照顧得好，兩隻小貓都成長得茁壯。椰頭來了一個多月時，已經滿地跑。十分矯健，出其不意地抱住人們的腿腳，像是巡捕的小獸。

而湯圓則一直艱難地爬行。準確地說，是用兩隻前腿在爬，拖着後肢，努力地爬行。你可以



人生在線 葛亮

體會到牠對世界的好奇，體會到牠站起來的盼望。可是，後面那兩條腿，卻軟軟地使不上力氣。看牠努力地昂起頭來，像是一條在岸上喘息的魚，這模樣十分讓人心疼。

小姨說，是不是缺鈣啊。

於是就把鈣片磨成了粉，混在牛奶裏給牠吃，但是似乎並沒有改善。

李大志看了看，說，這小貓的後腿，好像變形了。腳掌內翻。

李大志就用鋼絲和大號的木頭衣夾，給牠做了一對夾板，綁在後腿上。湯圓疼得直叫，但芒果懂得他的好意，便使勁舔着湯圓，安撫牠。

一個月後，夾板取下來，後腿算是矯正過來了，但仍癱軟在地上。芒果低下頭，拱一拱湯圓，鼓勵牠。湯圓拚命地撐着前腳，幾乎耗盡了力氣，但是無濟於事。

這時候，我們都很清楚，湯圓是一隻先天殘疾的小貓。

我也不知道，湯圓是性格本就安靜，還是因為無法四周活動，而變得安靜了。椰頭越來越強健和聒噪，會用叫聲表達牠所有的要求。要我們為牠開門，餵食，甚至無聊時需要人陪伴牠玩耍，椰頭都用急促而嘹亮的叫聲來表達。

但湯圓，緊緊依偎着母親，寸步不離。這種依偎，並未因為牠體型的成長而改變。芒果因為選就自己的兒子，似乎也變得行動遲緩，總是靜臥着，只有吃飯時才會喚上湯圓。

但是與行動不便相對照的是，湯圓是一隻極其熱愛潔淨的小貓。牠從不會隨便便溺。所以，總是要非常艱難地爬到貓砂盆，安靜地解手，然後用貓砂細細地蓋上。有一次，小姨出去換貓砂，忘記把貓砂盆拿進屋。到了傍晚，忽然響起了淒厲的貓叫聲。小姨恍然大悟，當她火速將湯圓放進貓砂盆。湯圓顫抖着，尿了好長的一泡尿。

（「貓的故事」之六，標題為編者所加）



閑旅人 陳劍梅

抗疫百日後，我的精神和心理狀態都發生了巨變。居家抗疫第一周，在家工作感覺很困擾，因為辦任何事情都異常的不方便。還記得第一天離家去購物，就是曾經首度連續十天沒有外出的一刻，我打開

門的第一個感覺，就是陌生，我對自己的家門都感覺陌生。那天我走在街上，感覺四肢和身體好像是屬於別人的，我進入一種精神與身體分裂的狀態。其實這是一種缺乏運動的焦慮，不知怎的突然不相信自己的身體可以適應疫情下的新環境。明明到處的景物一樣，只是人面都藏在口罩下，為什麼感覺變得這麼新鮮呢？萬料不到，現在我竟然喜歡居家工作。面對疫情緩



自由談 賴秀俞

一八九五年，一名廣東新會年輕人進京趕考。同年考試的學生，還有鄭孝胥和蔡元培等。當時，那座龐大的帝國敗相已露。不管對於這名年輕人，還是對於整個

時代而言，這場考試都是一個至為關鍵的轉折點。雖然這位優等生不幸落榜，但在時局風雲的激盪下，命運為他打開了另一扇門。是年五月，這名年輕人日夜奔走，號召聯名上書。這一年，他二十五歲，在呼告與變革中迎來了人生的黃金時代。隔年，八月九日，《時務報》在上海創刊，這是中國人創辦的第一份雜誌。他出任主筆，以宣傳維新變法、救亡圖存為宗旨推行新知新學。三年後，他與一千仁人志士向清廷提倡維新變法。在整個維新團體中，他是不多的年輕人之一。

一九一一年，他雖然在年齡上已不再位居青年之列，但他的精神主體依然充滿青春熱血。五月三日，他曾就巴黎和會的相關事宜給汪大燮、林長民發去了數封密電。而這間接成為催生「五四運動」的線索之一。

他是梁啟超，一個熱情的變革者。他對青年的寄語「少年智則國智，少年富則國富，少年強則國強」，如今成為青年精神的不老口號。它被寫進流行歌詞，一如這位年輕人的化身，擁有不朽的青春活力。

另一位年輕人，在他二十五歲那年已經成為北大的知名教授，少年得志，一時風光無限。他發表引領新文化運動的雄文《文學改良芻議》時，還只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。他是胡適，在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帶領一代中國人進行語言變革。

與此同時，還有數不勝數的年輕人，在二十五歲前後都發出過讓時代



人與事 學勇

新冠病毒在意大利肆虐之初，妻子智紅想起了二〇〇九年我們在佛羅倫斯結識的西爾瓦娜女士，嘴裏不住地念叨：「她那邊該不會有什麼事吧？」我安慰智紅說，西爾瓦娜不會有事，其實我心裏也沒底。打算給西爾瓦娜發封郵件，說幾句問候的話。搜索電子郵箱，找出了我和她二〇一六年五月的通信。好幾年沒聯繫了，加上那邊情況吉凶未卜，連她能否收到郵件都說不準。我便只寫了寥寥數行：

「智紅和我得悉意大利正在歷經新冠病毒危機，你一切可好？在此特殊時期，務必照顧好你自己！出門時要戴口罩，盡量別與外人接觸，平時還須多喝水。我們的情況尚好，待疫情過後，計劃再訪意大利。期盼着與你重逢的一刻！」

西爾瓦娜是佛羅倫斯一家冰淇淋店的主人，店名取了她的家姓——「維沃利」。佛羅倫斯不單是文藝復興發源地，那裏的冰淇淋也蜚聲世界。十一年前我和智紅

抗疫百日活起來

和，社會快要暫時結束禁足的需求，我反而開始有點捨不得這些受困的日子。

話說回來，曾經不去健身和桑拿，我便感覺全身無力，身體無法恢復狀態；曾經百分百依賴中藥調理身體，不吃藥便感覺自己不再美麗。可是抗疫百日後，我開始改變了。我有一種道理，請大家聽一聽。

當年沙士期間我身在英國，算是避過了一疫。今年香港進入抗疫狀態之前，我還沒有感覺需要特別購買多一點口罩。那天天下課回家才開始到處找，已經買不到合適的了。我在找尋N95，由於當時我從沒有見過這一種口罩，我便去一家相熟的藥房查詢。那裏的職員竟然介紹價錢貴五倍的貨品，而且並非我需要的N95。最後結果他們讓我用三倍的價錢，買下只能防塵不能防飛沫，只供一般家居清潔用的N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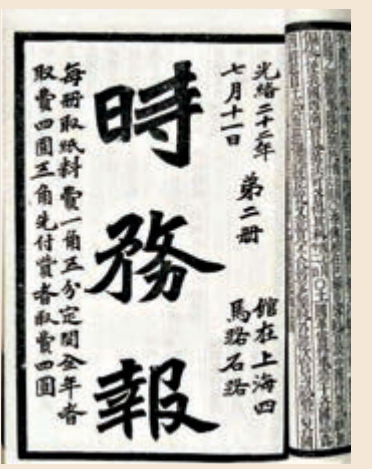
。當時我沒有時間去反思買口罩的事，趕緊在晚上七點前購買其他消毒及潔衣的產品。那一天，我的生活步調突然比正常的日子高速十倍，自信「快」活的日子難不倒我。第二天醒來，我才開始面對新的挑戰，就是所有與聚眾有關的公開及私人活動，都逐步停擺了，生活忽然反常地慢下來。當大家都「慢」活下來，我起初感覺吃不消，因為該做的事不能做，可以幹平日認為不該做的事。

現在香港抗疫進入緩和期，這些日子在家，我能「慢」活下來：好好地用漢方煲湯；把買回來的菜好好清洗乾淨以防農藥傷害身體；網購日用品，反而省卻很多時間。每天生活的步調都按自己的身體狀況調節，我反而活得比從前好。或許當香港和世界恢復高速的正常生活步調時，沒有人會慢下來，我反而開始感覺失落。

當他們二十五歲



▲青年梁啟超於一八九六年創辦《時務報》



資料圖片

、讓歷史驚艷的光芒。一如「五四運動」發起者之一傅斯年，在激勵一代青年勇敢地創造歷史時道：「時不我待，我輩只能先騎上虎背！」

青年和他們的時代從來都是被書寫的經典命題。「五四運動」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，也造就了一批新人。那代人的時代意義在今天更成為不斷回溯的思想原點。在百年的風雲激盪中，那些事關青春的故事已經被我們一再訴說，那些激情與熱情卻始終迸發着鮮活的力量。

他們篤信青年的力量，相信詩可以拯救自我，改造國家，改變潮水的方向。一九一六年，二十七歲的李大釗在《青春》一文中道：「青年之自覺，一在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，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，勿令殭屍枯骨，束縛現在活潑潑地之我，進而縱現在青春之我，撲殺過去青春之我，促今日青春之我，禪讓明日青春之我。一在脫絕淨世虛偽之機械生活，以特立獨行之我，立於行健不息之大機軸。」

至今，這份浪漫的言說仍鏗鏘有力。縱然這些年輕人發出呼喊、提倡變革的時代語境與今日已大不相同，但兩代年輕人實現「中國夢」的信念與力量卻一脈相承。這些年輕人靈魂未老。在相隔百年的今天，他們的那份二

十五歲時共同的理想依然流行。「睜眼看世界」、扛起時代責任依然是當今一代青年的青春命題。

二〇二〇年，我們共同度過了一個不平凡的春天。在這次抗疫隊伍中，我們看到了大量九〇後，以及〇〇後的身影，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「新青年」，與百年前的年輕人相比毫不遜色。這些堅強、勇敢的年輕人，讓人不得不想起魯迅先生的話：「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發聲的發聲。有一分熱，發一分光，就令螢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……」

古往今來，青年都是一個動人的物種，他們的血液裏流淌着希望、創新與勇氣。青春的力量，是「滾燙得讓你魂飛魄散不知該怎麼辦」。青年精神的最大意義，是成為「擺脫冷氣」的人，在現實的滾滾浪潮中發光發熱，為時代創造另一種可能。此時此刻，倘若我們重新觸摸百年前那一代青年的青春往事，彷彿還能聽到那個新會的年輕人，還有那些「五四」時代的九〇後，那些可愛的青年變革者穿越百年，對今天的青年遙遙相告：到未來去，年輕人們，創造屬於這個時代「新青年」的歷史。

問候西爾瓦娜

專程前往，先去瞻仰了兩件大名鼎鼎的藝術品——米開朗琪羅的大衛雕像、波提切利的油畫《維納斯的誕生》，然後便想嘗一嘗當地的冰淇淋。烏菲茲美術館的保安員推薦了「維沃利」；我們邊走邊打聽，兜兜轉轉地找了很久，最後發現「維沃利」居然開在一條小巷子裏。

招待我們的是一位黑髮女士，四十歲上下的年紀，將冰淇淋的品種、口味、售價等，一一說給我們聽；她那機靈而誠懇的眼神、活潑而可愛的表情，使人過目難忘。她講的英語帶着意大利腔，總把單詞的重音放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上，很有特點，也很好聽。那就是西爾瓦娜。我們喜歡「維沃利」的冰淇淋，也喜歡熱情、幹練的西爾瓦娜，和她聊了好一陣，問了很多問題。她說，這店是爺爺於一九三〇年開的，最初經營的是牛奶、咖啡和甜點，後來才改為專營冰淇淋。她是家中玄女，沒出嫁。幾年前她父親過世，由她繼任掌門人，媽媽、姐姐、姐夫全得聽從她的調遣。

在佛羅倫斯的三天裏，我們天天都去「維沃利」；不光是因為冰淇淋好吃，遇

到困難時我們也會去找西爾瓦娜，向她討教。離開意大利後我們仍與她通電子郵件，卻並不頻繁。後來「維沃利」拓展業務，在美國紐約的帝國大廈旁邊開了一家分店，她就更忙了，不時還要去紐約照料生意。給她寫信，一般至少要到兩天以後才能有回音。

這一次我卻沒等那麼久，夜裏才發出郵件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收到了她的回信：

「謝謝你們記掛着我！的確非常不妙，可萬幸的是，佛羅倫斯的狀況還不像倫巴第那樣糟糕，我們全家人都安全地在家裏宅着。我每周戴着口罩外出兩次，購買食品、藥品。盼着不久後能見到你們，祝你們及家人安康！」

讀過信，我和智紅心裏的一塊石頭落地了。再上網查地圖，倫巴第大區在意大利北部，首府是米蘭；佛羅倫斯在倫巴第的東南方，二者相距大約三百公里。

「恨芳菲世界，遊人未賞，都付與、鶯和燕。」春天就這樣過去了，我們再相見的日子還會很遠嗎？驀然想起了蘇東坡《水調歌頭·中秋》裏的句子：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